

她的确给了他自由，却拿走了他的心。

而后，带着它一起死去。

THE NAME OF THE ROSE

蔷薇之名

上



紫微流年

— 著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THE NAME OF THE ROSE

薔薇之名【上】

紫微流年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蔷薇之名: 全2册 / 紫微流年著. —南京: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823-9

I. ①蔷… II. ①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3641号

书 名 蔷薇之名
作 者 紫微流年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朱琳琳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朱琳琳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350千字
印 张 30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823-9
定 价 55.00元(全2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811522641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上卷
黎明之祈



第一章	深秋	3
第二章	赠礼	16
第三章	陷阱	27
第四章	冷雨	39
第五章	联姻	51
第六章	温暖	63
第七章	绿晶石	75
第八章	晚宴	86
第九章	危境	99
第十章	陷落	110
第十一章	神之光	121
第十二章	诱饵	132
第十三章	坍塌	145
第十四章	迷局	157
第十五章	新生	168
第十六章	起航	177
第十七章	智者	189
第十八章	跃升	200
第十九章	英雄	211
第二十章	变乱	223

下卷
帝国之光



目录【下】
CONTENTS

第二十一章	王者	239			
第二十二章	凋落	251			
第二十三章	红眸	260			
第二十四章	墓地	272			
第二十五章	溃兵	284			
第二十六章	侍女	295			
第二十七章	拯救	305			
第二十八章	沙珊	315			
第二十九章	困局	325			
第三十章	舞会	336			
第三十一章	审判	347			
第三十二章	谈判	358			
第三十三章	交易	368			
第三十四章	魔女	379			
第三十五章	希望	389			
第三十六章	宿命	400			
第三十七章	断头台	412			
第三十八章	执政官	423	尾	声	463
第三十九章	故人	433	番外一	秦洛	465
第四十章	陨落	444	番外二	修纳	469
第四十一章	誓言	455	作者记		472

上卷
·
黎明之祈





第一章 深秋

西尔帝国历 1884 年初秋。

刚下过雨，铅灰色的云层笼罩着休瓦城的天空，显得灰暗而阴冷。一辆风尘仆仆的驿马车自远处驶来，车夫和马疲惫不堪，褪色的车身上印着干涸的泥痕，一路丁零作响地驶入街市，终于在驿站前停下。

一只穿靴子的脚踏出了马车，接着是另一只，长靴之上是一双纤细的腿，而后是黑色的旅行装，再往上，是一张年轻美丽的脸。白皙洁净的脸庞，挺秀的鼻尖和柔嫩的唇，榛绿色的眸子犹如翡翠，在长睫下明亮生辉。

没有长途跋涉的狼狈和疲态，女郎打量着陌生的城市，拎起提箱，拒绝了围上来揽客的伙计，走出了驿站。

休瓦并不是一座友好的城市。

粗陋的建筑遮住了光，街道幽暗而狭窄，路面的石板印着深深的车辙，雨水铺满了大大小小的石缝，一落足便溅起浑浊的水。

衣着褴褛的孩子在街上嬉闹，一个半大的孩子被翘起的碎石绊了一跤，手中的黑面包一路滚过街面，沾满了污水稀泥，被另一个好运的男孩拾起。他还来不及咬下，孩子的母亲便冲出来抓住他扇了一耳光，夺回面包，咒骂着塞给仍在哭泣的儿子。孩子停止了哭，望着被重掴的男孩咧嘴大笑，得意地啃着满

是泥水的面包，忘了膝盖磕破渗血的疼痛。

喝醉了无钱付账的酒徒任几个店伙痛殴，被倒拖着扔到街外，青紫的脸上残留着浓痰和血渍，激起周围一阵哄笑。

城市警备队在懒洋洋地巡逻，歪扣着红色制服，按常规进酒肆勒索，对邻街逃奔的小偷视而不见。一个警备员路过瘫倒在地上的酒徒，发现刚擦亮的长靴上沾了一块污泥，抬脚在昏迷者身上擦干净。

街角有几个顽童捉住了一只瘦小的老鼠玩法官游戏，可怜的小东西在铁笼中不安地拱动，被木棍戳弄得上蹿下跳。扮作法官和律师的孩子乐得哈哈大笑。

车夫挥了下长鞭，临时马车载着新客人跑起来。车窗内一双绿色的眸子静静地注视着外面，掠过匍匐道边的乞丐、翻检垃圾的流浪汉、带着残忍笑容的顽童、掂着钱袋走向下一间店铺的警备队员，马车辘辘拐过了街角。

作为西尔国首屈一指的军事基地，休瓦基地位于城郊，犹如与休瓦咫尺之遥的另一座城市。规模庞大的基地驻扎着数万军人，部门众多，秩序森然，令当地民众望而生畏。

悠闲的午后，军政处的门被叩响，办公桌后的上尉略微坐直。

“进来。”

推门而入的女郎仍穿着旅行装，俏丽之外呈现出军人冷毅的气质。她敬了一个端正的军礼，“报告，林伊兰奉令前来报到！”

上尉掩饰住惊艳的失态，接过呈送上来的档案，目光在绝密的标注上顿了一下。

“林伊兰，德尔城调任，毕业于帝国皇家军事学院。军事技能优异，绩任表现良好……抱歉，你是以列兵的身份报到？”不容错辨的附属注明令上尉怔住。

“是，上尉。”

上尉忍不住脱口而出，“你到底得罪了哪位大人？”

“属下只是奉命来休瓦报到，其余一概不知。”

不软不硬的钉子压住了上尉泛滥的好奇，也唤回了他的理智，档案的属性表明了不容探查。上尉清醒过来掂了掂分量，禁不住暗自揣测这份奇特的履历。

这位美人大概是激怒了哪位权贵而遭受贬斥，甚至可能不打算让她活着回

去。轻易沾手下场难测，为了前途还是避之为上。上尉不无遗憾地瞥了一眼矜冷的娇颜，啪的一声合上档案，按铃唤入勤务兵。

“新人报到，带她去安置一下。”

勤务兵恭敬地询问：“请问长官，带到哪一分部？”

“步兵营打过无数报告申诉缺人，就……”到底是难得一见的美人，上尉心一软，留了一线余地，“带去向钟斯报到。”

休瓦基地有数个步兵旅，每个旅分为五个营，每个营分为十个连，钟斯是第三营五连的中尉连长，步兵营是出动最频繁的战队之一，也是军队的最底层。

步兵连战斗力强，但相应的战损率也极高。

长年在前锋服役的钟斯中尉有尽人皆知的坏脾气，颊上狰狞的刀疤令人不敢正视，暴躁时尤为可怕。他凶恶的浓眉紧拧，极其不满地盯着报到的新人，赤裸裸地表现出嫌弃。

“受过基本训练？”

“是，长官。”

“会用枪？”

“是。”

“去领装备，三十分钟后分队集合，但愿你不是凭一张脸混过了考核。”

分派完似乎毫无战斗力可言的新人，钟斯粗口低咒，又一次痛骂上司。

休瓦城局势混乱，这一阵战损不少，极缺经验丰富的老兵。他屡次强调补充人手的必要，结果分派的不是新丁就是女人，换了闲暇时期或许还有机会训练，眼下却正赶上休瓦城的叛乱分子攻击市政厅，第三营受命投入清剿。只希望这个来得不合时宜的倒霉鬼有足够的运气，不致在报到的第一天阵亡。

湿漉漉的松鼠叼着松果爬上枝干，黑豆般的小眼迷惑地打量着树下，不一会儿就失去了兴趣，埋头啃起松子，果壳从半空掉落，正打在篱笆下的潜伏者头上。

手中的枪一紧，林伊兰抬眼一掠又伏了下去。

晦暗的天空飘着蒙蒙细雨，被雨水浸透的军服重而不适，但并没有影响到

持枪的手，眼神和呼吸一样稳定，执行军令的女郎已经与驿马车上走下的旅行者截然不同。

这里是休瓦城内的贫民区，连绵破败的矮屋充斥着视野，油漆剥落的窗框内挂着脏得看不出颜色的布帘，墙壁上露出锈蚀的铁条，污水横流的垃圾堆覆盖了地面，时常有人在其中翻找东西。

远处被叛乱者纵火的市政厅仍在升腾浓烟，雨给脏臭凌乱的环境笼上了轻纱，一切都变得模糊。倾颓的废墟中不时传来枪响，前锋在与叛乱者交火；十丈外响起了哨音，待命的小队动起来。

附近的居民在通告后躲入房屋，整片区域静得可怕。离林伊兰最近的的是一个年轻士兵，从握枪的姿势看明显是新手，紧张的脸庞有着想犯险立功的跃跃欲试。领装备的时候她听过他殷勤的自我介绍，仅仅比她早报到一星期。

贫民区是城市的死角，更是一个充斥各种破烂的巨型垃圾场。

军队的搜索缓慢而低效。淋透的军装贴在身上，湿冷的感觉并不好受。林伊兰捋开垂落的额发，全神贯注地警惕。

危险的感觉猝闪，她迅速翻滚，子弹贴着耳际呼啸而过，数枚弹痕嵌入了地面。一旁的队友开枪还击，激烈的交锋过后，暴露了藏匿地点的潜伏者在猛烈的弹雨中倾逃。一个士兵追击，没几步便中了冷枪跌倒，胸口渗出大摊鲜血，依受伤部位看已毫无希望。

有武器又熟悉地形的敌人极难对付，局限的视野和防不胜防的冷枪让小队分裂四散，身侧的年轻士兵被诱入了角巷，林伊兰暗叹一声追了上去。

巷子里果然有埋伏。缺乏经验的新兵被子弹击中肩膀，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将受伤的俘虏拖往巷尾，另有两三个人从墙头跳下协助，其中一个去捡掉落的配枪，还未触到枪柄忽而后脑一疼，立刻昏死过去。

左边的人见同伴猝然倒地却未闻枪声，上前去扶，才见地上一枚染血的石头。他刚抬头又一块石头破空飞来，他急忙躲避，还没站稳后脑一疼，眼前一黑。

剩下的一人在巷尾，听见声音回头才发现两个同伴已被击倒，一个着军装的人影立在一旁。他立即举枪，不等扣动扳机已看见一双冷淡的绿眼，随后一拳落在腹部，脑袋磕上了冰冷的泥地。

撂倒了三个敌人，林伊兰小心翼翼地沿着巷尾探过去，在一间破败的旧屋

外听见了压抑的惨哼。

这是一间帝国普通民宅，旧屋分为两间，外间用以待客，内室是寝居。少年很谨慎，将拷问的地点放在较为隐蔽的内室，林伊兰挑开窗缝窥探。

重伤的俘虏并没有受到捆绑，少年凶狠地逼问军队的情报，答得稍慢就刺戳俘虏肩上的伤口，可怜的士兵血流了一地，疼得声音都嘶哑了。

狭小的窗户无法进入，位置也不利于瞄准。林伊兰的目光在敌人持枪的右手停了停，评估了一下伤者的形势，最后挑松窗闩，瞄准十余米外的一个锈烂的铁桶，掷出了一块石头。

近在咫尺的砰啷撞响惊动了室内的人。

少年放下俘虏离开内室，到门边谨慎地查探。窗悄悄开了一线，随着轻抛，一件物品划过弧线掉落在俘虏的身畔。

绝望的士兵蓦然睁大了眼，浑噩的视线中竟出现了一把枪。他无暇去想枪从何而来，环视了一圈，探出未受伤的臂抓住，把枪藏在了身侧。

林伊兰看着少年从门边走回，耐心地等了片刻，很快听见一声尖锐的枪响，又等了一会儿没有动静，她悄无声息地潜了进去。

被俘的士兵除了肩膀并没有新的伤口，枪掉在他手边，过度失血加上开枪的震动，已经使他陷入了深度昏迷。

倚在屋角的少年粗重地呼吸着，肋下淋漓的鲜血渗出，颤抖的手仍握着枪，“居然是个女人……”

局面形成了僵硬的对峙，对方是刚成年的孩子，林伊兰并不想开枪。“我无意杀人，只想带回队友。”

“就算我要死，也要带上垫背的。”嚅动了下苍白的唇，少年滴落的血在地上汇成了一小洼，“你和他……正好……”

“或许你该包扎一下伤口。”林伊兰提醒。

“然后你趁我包扎的时候偷袭？”少年稚气未脱的脸上浮出仇恨，目光有些涣散，神经质地笑起来，“想弄死我没那么容易，今天上午我还用燃烧瓶砸中了一个贵族的腿，他着火的样子真可笑，吓得魂都没了。他们活该下地狱，你也一样。你们是贵族的走狗……可惜我失败了，不然或许能……”

尽管嘴硬，少年显然还是希望活下去。只是随着血不停地流，他抖得越来越

越厉害，再过一阵不用任何外力就会因失血过多昏迷。

林伊兰看了一眼同样严重失血的士兵，再拖下去这两人都会死。

“或许你不怕死，但我可不想一起死。”她叹了一口气。

“胆小鬼！”少年讥讽地骂着唾了一口，涌起了轻蔑，“军队怎么会有你这种怯懦无能的女人。”

“我退出，请别开枪——”随着示弱的话语，林伊兰丢下了枪。

少年精神一懈，正要射击，被她扑近一掌打掉了枪。

林伊兰毫不费力地捆起虚弱的俘虏，还顺手撕了块床单勒住他肋间的伤口。

“无耻的婊子，下贱的——”少年破口大骂。

林伊兰没有纵容，扯了块布堵住所有恶毒的词汇，塞得少年险些透不过气，只能以怨毒的双眼彰显怒火。

士兵的呼吸极度衰弱，缺乏药物的情况下仅能做简单的包扎。林伊兰压紧绷带，抬眼见捆成一团的男孩目光十分古怪，仿佛幸灾乐祸，她心底突然一寒，侧身一滚，一寸之差躲过了一拳。弹起来才发现背后不知何时多了一个男人。

她无暇取枪，从靴筒中拔出军刀格挡，几个回合后对手同样拔出了短刀，场面顿时凶险。森寒的刀锋带着可怕的力量，狭小的房间闪避不易，没多久她已手臂发酸。

打不过，更不能逃。遇上这样的对手，稍有退意即是死。

敌人被床架一挡，稍稍迟滞了一下，林伊兰抓住这一线机会，军刀顺着对方肩颈扎了下去，对方偏身一挪刀势落空，刀嵌入木门拔不出。她心知上当立即弃刀，未及收手已被勒住了手臂，颈后传来剧痛，陷入了完全的黑暗。

浑浑噩噩的神思仿佛在虚空中飘浮，许久突然坠落，林伊兰一下醒过来，好一阵才适应了全黑的环境。她在昏迷中似乎被挪到了一个半塌的废屋，稍一动脖颈传来痛楚，她微微吸了口气，在视线范围内搜索枪和军刀。

“那些东西不在。”漆黑的角落突然传出低沉的男声，“你知道这里是贫民区，什么都缺。”

完全没有存在感的敌人令人悚然，林伊兰背心渗出了汗，半晌才出声。“是你救了我？谢谢。”

“谢我救你，还是谢我没杀你？”男人笑起来，嘲讽的意味极浓。

“一定是阁下冒险从叛乱者手中救人。”林伊兰错开眼，避开无形而令人压抑的视线。

男人沉默了片刻，淡淡道：“我以为军队尽些些蠢材，看来也有例外。”

昏眩的残留仍在，林伊兰扶着墙站稳，“我很感激，但军纪所限必须归队，我……”

“你以为走得出去？”

“实在遗憾，我被人打晕什么也没看见，大概无法回报阁下。”朦胧窥见一个模糊的影子，她很快又撇开头。

黑暗中咔嚓一响，火光跳动，现出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嘴角的线条像在讥笑，男人漫不经心地点燃一根烟，止住了她微挪的脚步，“你现在看见了。”

“我记性很差。”烟味弥散，林伊兰忍住呛咳，颈伤令她额角剧烈地抽痛。

“第一你是女人，第二你没杀人，所以我放了你。”男人把玩着打火石，弹过一块涂有磷粉的铁片，在暗处泛着微弱的荧芒，“把它别在左臂，算作武器的交换，从小巷出去，看见一幢白屋左拐，顺着木篱走。下次你不会再有这种好运。”

作为小队唯一的生还者，林伊兰编出一套足以应付上级的说辞，详述整个过程后，终于获准回到分配的士兵宿舍。西尔国底层军士男女同寝，除了洗浴，厕所有所间隔外，一应安排并不因性别而区分。

林伊兰洗了一个热水澡驱走寒气。抹去镜面的薄雾，望着镜中人，林伊兰生出了些许庆幸。到休瓦的第一天不算好，但至少活了下来，比起死掉的队友和重挫的任务，交火中失落武器不值一提。

尽管初来乍到，林伊兰也清楚此地的平民对军队和贵族有多么仇视。她没能救出的那个士兵恐怕已经死了，而她身着军服还能自贫民区全身而退，没被割断脖子，实在是个奇迹。

休瓦第一线的战场，比预计的更危险……

林伊兰绿眸暗了一下，回忆起曾经听说的关于休瓦城的种种。

休瓦城，属于西尔帝国最重要的矿产区之一，举国所需的七成能量晶石来

自于此。议会委派的官员督导采集运输，交给贵族认可的商人售卖，从这里源源不断输出的晶石支撑着整个西尔国的能源消耗。

晶石有许多种，有些可制成昂贵的装饰品及珠宝，有些则毫无价值。另有一种天然储藏能量的晶石可用于照明取暖，但此类晶石良莠不齐，质量不稳定的极易爆炸，优质矿脉所出的又价格不菲，通常仅供上层贵族及富户；劣质晶石多为普通民众使用，而底层贫民仅能使用最原始的油灯与木柴。

拥有如此丰富的矿藏，休瓦城本应富庶繁荣，但贵族垄断了晶石产业，以矿工为业的民众酬劳菲薄，肩负着辛苦繁重的工作，巨大的利润却落入贵族与商人之手。长期演化下，休瓦分隔成两个世界，一面是贵族门阀及能源矿主挥金如土的奢靡上流社会；另一面是民众在超负荷的盘剥下不堪重负，难以为继。贫民区不断扩大，贫民所在的区域垃圾满地、破败混乱，通行与法律相异的规则，犹如另一个空间。

秩序崩坏、休瓦治安恶劣，严刑峻法也难以遏制。时刻有窃案发生，歹徒在暗巷持枪抢夺，强盗公然劫掠马车；郊外的森林里行商及贵族被洗劫一空，警备队无能为力。尽管法官不停地判处死刑，刽子手忙碌不堪，罪恶却仍与日俱增。但真正令贵族心惊的并不是小偷窃贼，而是休瓦难以根除的暴乱。

帝国下达的晶石采集令相当苛刻，鞭打苦役时有发生，屡屡激起变乱。军队数次镇压血腥而残忍，造成休瓦民众对军方和贵族的彻底痛恨，滋生了剪除不尽的叛乱者，形成了地下反抗组织。某一任市长甚至被剥光了倒吊在宅邸前，沦为经久不息的笑话，叛乱之烈一度使贵族无人敢到休瓦上任。

最终议会通过决议，从北方边境抽调回西尔国最铁血的将军压制。决议显示了显著成效，休瓦再未发生过的动乱。

近十年的平静之后，将军因帝国巡游和边境叛乱而暂离基地，休瓦立即发生了针对贵族的袭击。市政厅被歹徒纵火焚烧，休瓦市长震怒之下越权指挥，伤亡众多战果为零。排除糟糕的指挥者，叛乱者的实力不言而喻。

轻轻触摸颈侧的青紫，想起之前的险况，林伊兰呼吸微窒——那样可怕的敌人，她绝不想再次面对。

蒸汽火车一声长鸣驶进站台，喧闹的人潮匆匆上下。

绿眸女郎从火车下来，钻入一辆轻便马车，驶过半个城市，在一幢奢华气派的府邸前停下。衣饰笔挺的仆人上前接过提箱，她走入内厅，一位胖胖的老妇人迎上来，露出期盼的笑容。

“亲爱的伊兰，你终于回来了。”

被拥进一个宽大温暖的怀抱，林伊兰习惯性地把头埋进老妇人胸口，“玛亚嬷嬷，对不起，我应该前一周回来，连礼物都买好了，偏偏取消了休假。都怪该死的休瓦市长，愿上天让那个半秃的脑门更光亮一点。”

老妇人笑得咳起来，皱纹丛生的眼角盈满慈爱，吻了吻伊兰柔嫩的脸颊。

“我的小伊兰还是这么可爱，让我仔细瞧瞧。”退开一点扫视，老妇人皱起眉，“又瘦了！军队的东西是喂猪的吗？可怜的孩子一点肉也没有。”

林伊兰摸了摸脸，“非常难吃，我做梦都想着嬷嬷的美味。”

老妇人大为心疼，“我马上给你做好吃的。这次能留几天？嬷嬷把你喂胖了才准走。”

抱着嬷嬷的腰应了一声，林伊兰回房间略作梳洗，换了一袭长裙，马上被琳琅满目的美食淹没。望着餐桌上堆积如山的食物，又看一眼旁边笑咪咪的老嬷嬷，林伊兰吸了口气埋头苦吃，最后的甜点端上来的时候，她已经快站不起来了。

“嬷嬷……”不是撒娇，她实在有心无力，目光扫过香气诱人的甜点时又怔住，“玛德莲火焰蓝莓蛋糕？”

老玛亚相当自豪，“正是小伊兰最爱吃的蓝莓蛋糕。”

玛德莲火焰蓝莓蛋糕是帝国的顶级美食，同时也相当难做，既考验烘焙技巧又考验厨师耐心，隔了夜味道就完全不同。

“我刚回来，玛亚嬷嬷怎么来得及做。”

“听说伊兰这几天会回来，我每天都做一个。”老妇人得意得像个孩子，“幸好在珍藏的蓝莓用光前你到家了。”

切下一块放入口中，一如记忆中的甜美。林伊兰的鼻子渐渐地有点酸。

在舒适的丝被下辗转良久，林伊兰还是坐了起来。

自从进入军队，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她已不太习惯层层铺垫的松软床褥。

扯下被子裹住身体，她在地毯上安然入眠。

“伊兰小姐！”

明明是温暖亲切的声音，却有种恶狠狠的意味，惊得林伊兰从梦中弹起来，神志仍有点模糊，“玛亚嬷嬷？”

“居然睡地下！你是淑女啊！我一手带大的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天哪！夫人在天国一定要哭了，她心爱的孩子竟然像流浪汉一样睡在地上！”老妇人的埋怨如暴雨般倾泻而出。

一定是昨天吃得太多，忘了要清早爬回床上，林伊兰暗自后悔。

滔滔不绝的抱怨似乎没有尽头，她终于忍不住，“抱歉嬷嬷，昨天坐车回来非常挤，所以我有点累，从床上掉下来也没发现。”

“掉下来的？”老玛亚呆了一呆，略略消弭了火气，“即使如此，你的睡相也……”

“因为嬷嬷铺的床太舒服，不小心就滑下来了。”林伊兰面不改色地说谎，显得十分无辜，“今天晚上我会注意。”

“如果是这样……”叉着腰的双手改环在胸前，老妇人板起面孔盯着她，犹如面对一个不听话的小女孩，“那是我的疏忽，应当让小姐重新熟悉淑女该有的仪态。今晚我来守夜，以便随时纠正小姐的睡姿。”

“啊？”

帝都的街市热闹如昔，喝完一杯玛亚嬷嬷曾讥为泥汤的路边咖啡，林伊兰扔下几枚铜币走了出去。

一个路过的男人偶然扫视，凝视半晌确定没认错，按了按帽子几步追近林伊兰背后，正要拉住她的手臂，忽然失去了目标。林伊兰躲过了突袭，扣住对方腕间一带，足下一勾，男人立刻失去平衡，感觉要被摔出去，吓得扬声大叫：“伊兰，是我！”

“夏奈。”遇见皇家军事学院的同学，林伊兰生出了惊喜，“何时回了帝都？”

“两个月前的行政变动。”转了转手腕，夏奈松了一口气，“警惕性还是这么高。”

林伊兰微笑，眼前的夏奈制服挺括，神采飞扬，迥异于学院时的散漫惫懒，